

读城

凤凰起舞

张春义

一

“走过一些城，遇过一些人，还是觉得这才是一个心安的地方……”

这言语，发自盐山人心底。

清晨，太阳冉冉升起，阳光透过茂密的林荫，洒落在盐山公园内盛开的花卉上。当晶莹的露珠折射出一只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时，城城的居民便来到这里，或林荫散步，或广场习武，或亭廊高歌，或幽处阅读。从这凤凰昂首的地方，开始了美好的一天。

二

盐山公园位于盐山新城区，由凤凰公园和千童公园两部分组成，历史文化厚重。凤凰是盐山的精神图腾。据《路史》帝王世紀记载，五帝之一的少昊帝便出生在盐山。相传，少昊帝降生时，洪水泛滥，冲垮了家园。当洪水猛兽般扑来时，天空飞来一片五彩祥云，形如凤凰，驻足于少昊帝出生的地方，那洪水竟绕道而去。于是，盐山不仅有了九河绕道的故事，而且得了凤凰城的美称。

然而，凤凰城的凤凰却是一只残缺的凤凰，自古为盐山人的心殇。盐山地处九河之梢，洪水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于是，年轻的少昊帝便带领部落围土为墙，挖穴为屋，建城，称凤凰城。然凤凰城自始命运多舛，



在场

冬枣树的性格

大漠长河

2019年“十一”黄金周，中国著名电影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和夫人肖桂云携手来黄骅采风。一走进聚官古贡冬枣园，他们的眼睛立即兴奋地放出光来，孩子一样不能自己。李老拿出速记本，聚精会神地画起来。画着画着李老惊呼起来：黄骅的冬枣树太有性格了！话音落处，整片冬枣林好像被赋予了灵魂，一下子鲜活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细看眼前这千年的古树，冬枣树还真是有性格，恨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经过千年来多少代人的培育、修剪，吸纳了千年的日月精华、风霜雨雪，修炼得内蕴丰厚，外形动人。在那古朴沧桑、坚硬如铁的树干上，分明就看出了内敛敦厚、坚忍顽强、忠实奉献等意境。

李老正描绘的这棵，叫嫡祖树，是枣园里最年长的冬枣树，已有近千年历史，追溯它的出生年代应是南宋。游人中不知是谁脱口而出：和陆游一个时代。陆游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而古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至今为人类奉献着甘甜。“岁月苍茫逾千年，张开双臂抱青天。根扎盐碱退海地，苦土结出一树丹。”我把刘小放这首《嫡祖树》的诗诵给李老听，李老感慨：诗人从一个侧面描绘了冬枣树的性格。

诗词

诗三首

刘霞

多灾多难。东临海水泛滥，西临洪水下泄，南临黄河冲击，凤凰城时常被大自然的灾难撞得断足折翅残缺不全，在广袤的盐碱滩涂上如一只小船随风漂泊。至1000年前，虽几经挪址，凤凰城的雏形还是一圈黄土墙，几片草苦房的凄凉景象。然而，少昊帝给盐山人埋下的励精图治的种子，凤凰涅槃的梦想，始终如渤海湾的涛浪汹涌着。

三

在历史的辙迹中，盐山凤凰涅槃的梦想一次次破灭，又一次次复活。《盐山县志》载：地震，洪涝，干旱，蝗虫，匪患，战争有史以来充斥了整个盐山的历史画面。除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毁灭性的战争就有两次。明初的“燕王扫北”，几乎将盐山境内的华夏民族屠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官府开始了历史上最大的差迁移民。滦州密云、山西洪洞、山东即墨等地的百姓奉公移居此洞，占地为产，居家为民。为盐山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续接了烟火，也为盐山人续接了重建凤凰城的梦想和力量。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盐山地处冀鲁边界，隔津河北岸，位置十分重要，日本鬼子由海上运输到青岛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多数经盐山运往华北各地。因此，盐山人民在八路军领导

下，与日本鬼子以鬲津河为中心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日本鬼子对盐山军民进行了疯狂扫荡和残忍屠杀，数以万计民众被杀害。在抗日战争中，盐山牺牲的革命烈士有2000人之多。盐山大地遍体鳞伤，脆弱的农业经济更是被摧残殆尽、雪上加霜，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盐山积弱积贫，凤凰首尾难顾，百姓背井离乡。

然而，盐山历史的天空，也曾闪现瞬间耀眼的光亮，留下一道历史的光芒。

400年前，盐山人的倔强精神感动了上帝，明万历四十一年，盐山来了位刘知县。时值盛夏，多灾多难的盐山大地一片泽国，房倒屋塌，洪水给百姓带来了灭顶性灾难。刘知县上任后，县衙里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带了几个差役、几袋子窝头和咸萝卜，乘一叶扁舟从盐山东门出发向渤海湾漂泊而去。据史料记载，他的足迹踏遍了高湾、海丰、沿海一溜堡，至羊三木、吕桥、韩村、旧城而归。“一去月有余，当知困有加。一身酸腐气，回衙役不识。”这是当时盐山人对刘知县赞扬有加的真实写照。然而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刘知县坐在那叶小船上，绘制了盐山有史以来的第一手水文资料，挥出了盐山水利史上的史诗手笔——刘公渠。从此，泽国脱水灾之苦。



是土地贫瘠盐碱，遍地汪洋、杂草丛生，海水浑浊不堪，百姓收成寥寥，困苦潦倒。当年秦始皇路过时，百姓三叩九拜山呼万岁。还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鲜鱼活虾伺候皇上。秦始皇感动，发誓要改变这方百姓的困境。秦始皇选择了山清水秀的秦皇岛，祈求上天的恩赐，感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收秦始皇到天上为官，圆了他的长生不老梦。并命王母娘娘救这一方百姓于水火，王母娘娘在蟠桃树上剪下一段树枝，用树枝在黄骅大地上，划了一道印痕，瞬间一条河流直通大海，使遍地的沥水驯服流入海中。王母娘娘又将手中的蟠桃树枝插入娘娘河畔的土地中。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冬枣树。这方百姓有了上天赐予的冬枣树，逐步改变了贫困，也就过上了富裕生活。作家田松林就有这样的诗句：天上瑶池蟠桃树，人间聚馆冬枣林。原来天上的蟠桃树和黄骅聚馆的冬枣林，是同宗同族。

“此果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这是祁胜男的一句诗。从这个意义上讲，冬枣是上天赐予人间的仙果，正是秦始皇追求的长生不老药呢！所以黄骅一带还流传着“一天仁冬枣，长生永不老”的谚语。

我的话更增加了李老的兴致，在速写的同时，并不耽误品枣。夫人肖桂云，用挑选演员的慧眼，不停地把最美最甜的冬枣选出来，送到李老嘴里，李老一个劲地惊呼：好吃，好吃，太甜了、太脆了！

说到冬枣的品质，田松林老师也有一诗：脆是品格甜是性，红是

乡村四月

四月人间景色芳，柳荫深处小村庄。
三春沧海鱼虾醉，两岸渔歌酒米香。
麦秀绿波平野碧，花黄飞絮晚烟苍。
三农施政惠民路，不见旧时贫苦乡。

刘知县首先开挖了疏通城南由燕子洼抵高湾近百里的“刘公渠”。后人想那数万民众、人流如织、肩扛手挑、热火朝天的局面，多为之感动。灾难频仍的凤凰城除虫旱风雹之外，尤以水患为重。三年一灾，五年一荒，百姓困苦不堪。刘公渠竣工后，刘知县又集全县之财、举全县之力，利用两个冬春，动员青壮之年，开挖了由县城西北角崔齐白毛村后战官道始、斜刺过县城、至南杨庄入宣惠河的排水河。凤凰城一度河水清许，堤美柳绿，鲤鱼戏水，荷花飘香。于是，凤凰城出现了江南妩媚的风景。

苦是苦了点，累是累了点，但惠民深远。此沟此渠，将县城及县城东南洼地的洪水猛兽一股脑地泄入了渤海湾。一方百姓及子孙后代免洪涝之苦，倾庐之痛，泽被后世400年。刘知县走了，但刘公渠仍在，无论风雨如何肆虐，时光如何剥蚀，她依旧横卧在盐山的大地上，如凤凰的血脉流淌着，刘知县的故事也镌刻在凤凰涅槃的那片热土上。

1969年，县政府完成清淤工程，刘公渠亦更名“曾杨干沟”继续发挥着排洪泄水的作用。直到20年前盐山县城规划建设，刘公河被填平，大厦起兮，刘公河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刘公渠虽躺卧在地下，但仍倾听着凤凰城时代的气息，触摸着凤凰涅槃的足印。

四

斗转星移。历史赋予了凤凰城的美丽的传说，也赋予了盐山人特殊的历史责任。渤海湾春潮涌动，千帆竞发。素有穹顶之花的盐山儿女，在改



草色青青（版画）马良芬 作

鼓舞盛世（版画）李鹏 作

本色华是容；幸得一粒入心腑，隽永百年不了情。我做过宣传工作多年，当向客人介绍起家乡黄骅冬枣的品质来，我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都说黄骅冬枣脆、甜、皮薄、汁多，但我觉得这都不能表达品尝黄骅冬枣的真实感受，说黄骅冬枣好吃，只有四个字最为贴切，那就是：妙不可言！冬枣的甜美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从神话回到现实，客观地讲黄骅冬枣，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的。黄骅东面是大海，属海洋性温季气候，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冬枣的糖分聚集，冬枣白天经过太阳的烘烤，夜间再经过海上吹来的冷空气的淬炼，那可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般的历练。冬枣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成熟一天一天炼成的。世界上哪个地方有黄骅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呢？还有，黄骅是退海地，沧海变桑田，土质盐碱，土地中含着丰富的氯离子，因此，黄骅的冬枣在脆甜的同时，还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头儿，这又是黄骅冬枣独有的味道，黄骅冬枣的与众不同是大自然的恩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百姓培育、造就了一方的精灵。黄骅冬枣的品质既是上天的恩赐，自然环境的孕育，同时也是这方百姓的杰作。

此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黄骅冬枣树的性格，其实也表现了黄骅人的性格。在黄骅工作多年的一位老书记，曾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地碱、水咸、嘴笨、心甜！前两句说地理，后两句说人文，不无贴切。

初夏

淡抹残红新绿染，浓妆苍翠碧纱倾。
才看春去光阴寂，又喜夏来山水清。
沃野桑柔农事近，平芜麦秀物华明。
槐花香沁故园路，雪蕾青枝惹客情。

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潮头弄潮，在贫穷广袤的盐减滩上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厂房，盐山成为全国最大的管件生产制造基地，年产值达上百亿元，脱贫致富的盐山人再次涌动了建设凤巢的高潮。这又受困千年的凤凰，终于羽翼丰满、要一飞冲天了！

凤凰公园的建设，激发了盐山人的空前热情。盐山人用血汗和智慧，为这只千年沉睡的凤凰注入了勃勃生机。盐山公园南临宣惠河，将凤凰的血脉与渤海相连，西有万亩良田，邯黄铁路傍园而过。更有秦风汉俗、鲁礼齐雅、长廊走榭、沟河湖泊、小桥流水、绿树葱郁、花草毕秀的胜景观色。特别是园中以历史人物勾勒的历史画卷，从远古的少昊帝到西汉著名谏大夫鲍宣，从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到北宋词人李之仪，又到近代名医张锡纯，爱国将领高树勋，彰显出盐山大地自古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的历史厚重。

园中的千童文化重现了徐福率童男童女及百工巧匠东渡的历史事件。浮雕镌刻了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千童文化而撰写的题词：“徐福乘筏竟不同，三千弟子老蓬莱。至今两岸留佳话，花萼城乡次第开。”题词不仅成为镇园墨宝，而且承载了一脉历史魂灵。

“碧露新滋三秀草，紫云长护九如松”。园内秋菊怒放，冬梅傲霜，春水如蓝，夏荷飘香，百鸟争鸣……盐山公园圆了盐山人的凤凰梦，盐山如浴重生凤凰涅槃，以奋发千钧之力，乘风破浪之势，将渤海湾穹顶这艘时代的巨轮推向大海，走向深蓝……

温故

在延续

吕景顺

虽然到了夏天，可去年的那份温润的欣喜，仍在我的心里延续。

去年，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写下记录自己晚年生活的《无有与四有》，发表在2020年7月27日《沧州日报》文学副刊上。近几年，我陆续写了一些回忆类、生活类文章。这一篇，系统总结了我一无所有的童年，和“四有”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和睦家庭；有一个温馨的住处；有一份稳定的退休金；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文章发表后，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打来了电话，发来了微信，表示祝贺，并以此话题，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聊了很多过往的情谊。原来在泊头市委党校工作的老同事李润生已经在沧州市区居住多年，断了联系，看到文章后，打来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有我的朋友看到文章后，通过我的子女，了解我的近况，知道我幸福的生活与健康的身体，转达对我的问候。每每听到此类问候，心里是满满的骄傲。

意料之外的是，《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的记者得知我的晚年事迹后，进行了专访。很快《耄耋老翁 笔耕不辍》《“四有”老人吕景顺 87岁的作协“新兵”》两篇通讯见诸报端。我无非就是以自己的品德要求着自己的晚辈，以自己的勤奋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笔端去描述幸福的生活而已。但在寇洪莹、凌巍两位记者的笔下，我做的事，就是社会需要宣传与发扬的。两份报纸，我送给了很多亲戚朋友，自己也悄悄保存了几份，留作纪念。这既是对个人肯定，也是社会的需要，每个人都在努力，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每个小家庭都和睦，社会才会和谐。

特有成就感的是，2020年8月，我以87岁高龄，光荣地成为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年长者加入作协的一员。作协主席苗笑阳说：吕景顺老人的经历是一本活教材，他写的文章有岁月凝聚的沧桑感，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很鼓舞人。能够成为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是我做梦都未能想到的。虽然年轻时，也发表过文章，退休后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但自感学识浅薄，从未有加入作协的奢望，能够得到作协的青睐，得到苗主席的认可，我自是为此得到一个大大的惊喜，高兴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满脸的笑容。在感谢市作家协会的同时，我更是增添了动力，不服老，不怕老，老骥伏枥再多动笔、多思考，继续多写文章，传递社会正能量。

行走

欧公的滁州

孙卫东

与其说醉翁就属于滁州，不如说滁州属于醉翁。上学时，就熟背《醉翁亭记》。是先知道欧阳修，后知道滁州。欧阳修几乎是自宋代以来滁州唯一的标志。善打名人牌，滁州也不例外。从滁州城区到琅琊山，有琅琊东路、琅琊西路、琅琊古道，横贯东西。似乎想把每个来到滁州的人都引向琅琊山，引向醉翁亭，去寻访欧阳修。

走进琅琊山，随溪水而上，醉翁亭、古梅亭和解醒阁，依山势左右上下铺开，鳞次而列。醉翁亭名列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其由来，《醉翁亭记》已有交代；古梅亭是为纪念欧阳修所植梅树而建，亭前梅树老干虬枝，花期虽过，依旧嫩绿丰盈，又苍苍动人；解醒阁即醒酒解酒之意，亦为后人所修葺。它们之间，有拱门或月亮门相连，院内地上或铺面，有各种花树绿植，花枝交错，绿影婆娑，宛如画境，令人恋恋属意。

院中闲舍内，有女子卖欧梅酒，大罐装，泡着梅子。我买了一小杯，端到后院石桌上，慢品细啜。因长期泡着梅子，清甜入心，绝不上头。其时，我也像欧公一样“少饮辄醉”。一杯酒下肚，便有些兴奋，和女子聊了起来，给人家出主意，要把散装酒制为成品，以二两为瓶，瓶两侧一为欧梅图案，一为欧公人像，就叫欧公酒。女子听罢，如茅塞顿开，一再感谢，说主意太好，开口老师，闭口老师，弄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正值仲春，在醉翁亭后院石凳上坐定。清风徐来，春阳明媚，地上青苔满目，空中花香清远，一切皆悠幽可人。手拍石桌，轻吟浅唱，又佐之以酒，妙想醉翁之意。没有山肴野蔌，没有前呼后拥，却胸装欧古诗文，以之下酒，其兴何如？一时觉得，世间之乐，无过于此。

走出醉翁亭，继续沿着当年欧公足迹，至同乐园，至深秀湖，最后要登顶南天门，一睹欧公治理千年后滁州全貌。虽说琅琊山海拔不足400米，但临近山顶的陡峭之势，与各大名山并无二致。我的经验是，对每一座山都不可等闲视之。欧公游琅琊山时虽自称“翁”，也不过才40岁。所以名“醉翁”，他自己在《题滁州醉翁亭》诗里道出了实情：“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蓦然想起，我已年近花甲，又岂可与当年的欧公同日而语呢。

果然，登上南天门，已是吁吁带喘，大汗淋漓。稍作喘息之后，极目四顾，层云荡胸，心旷神怡。俯瞰，人间城郭，鳞次栉比；深湖碧水，交相辉映。远望，蓝天白云，洗心除烦；青山嘉木，五色粲然。所谓洞天福地，神仙所处。也难怪欧公会颀然乎其间。也由此真切体会到了醉翁之意。现在想来，他即使滴酒不沾，恐怕也要忘乎所以、酩酊大醉的。

一路下得山来，身心逐山景而轻盈，脑子里装满了《醉翁亭记》的散句。看到同乐园的细瀑飞流直下，便想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看到沿景区主路两侧的小溪，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清澈见底，游鱼相戏，便想到“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而酒，泉香而酒冽。”再过醉翁亭门外，看到一群春游的学生欢呼雀跃，便想到“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看到游人渐多，老幼相携，便想到“伛偻提携，前呼后拥，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最后回望一眼琅琊山景区，便想到“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诸如此类，在心中一一类比印证。其间一度恍惚，仿佛回到了大宋。

其实，日常滁州市人不聊欧阳修，不聊琅琊山。他们总觉得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中小城市，最希望划给江苏，归属南京。他们喜欢聊自己的收入，聊自己城市的整洁。我所住酒店的那个管理员，也总是一副自豪和一脸幸福的样子，说她老公是某大公司的管理员，年薪几十万，每月还有补贴工资。“那你干吗不做全职太太享清福，偏要这么辛苦打工呢？”“自己挣钱花起来硬气，再说我还年轻，也不能这么早就沉溺享受。”我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他们不聊欧阳修，甚或不知道欧阳修，我也并不感到失落，毕竟宽厚仁和与简政无为，倒恰恰是欧阳修一贯风格。